

## 面對唐代女性形象

[德国]顧彬\* · 張依蘋 譯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goes "Ah!"*

一個男人和另一個男人的邂逅——有時，是一種特殊甚至彌足珍貴的時刻。

兩位初次碰面的男人一見傾心或一見如故，這並不尋常。男人通常會是爭取同一個女性或榮耀的對手。我不是那類型男人。我總是支持別人成功，希望他們確實優越或至少更有成果。從童年時期開始，我一直把自己視為失落者。也因此，我非常欣賞別人的成就。他們是精神和學術的信號塔，在無盡絕望的黑暗現實裡發光。

### I

早在見到彼爾·倪豪士(Bill Nienhauser) 本人之前，我已經仰慕他。是馬漢茂(Helmut Martin, 1940-1999) 介紹我認識他的。1980年夏天，彼爾想來柏林而需要一處住宿。雖然從未打過照面，我歡迎他住我那間離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不遠的十字堡(Kreuzberg)公寓。他向馬漢茂毫不諱言，說我是“一個白痴或一個很好的人”。他一搬進來，我們立刻就明白對方。原因相當簡單：像我一樣，彼爾總是想做某個唐代(618-907)的人，當個朝廷的官員或是詩人李白(701-762)。是否可能，我們前世

---

\* 波恩大學教授

真的在長安生活過？這是一個認真的問題。它由我們從唐傳奇讀到的所有奇跡生發，那些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在被擲入一些情形時，擁有各樣身份並且改變形體。

我從不喜歡長跑。但是，1981年春天我初次拜訪彼爾時，他邀我跑步穿越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在一個未吃早餐的寒冷星期天早晨。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跑了十哩。事實上，我根本不喜歡，而好不容易才熬過去。現在，彼爾可能不再跑步了，然而，出於一種測試自己的慾望，我從此開始跑四哩半馬拉松。但彼爾還是那個更棒的男人，因為他很早就開始進行全程馬拉松。雖然，他跑的是另一種馬拉松。它原先叫作 *CLEAR* (1979- )，接著是《印第安納中國傳統文學手冊》(*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 )，而現在它的名字是《史記》(1994-)。彼爾邀我加入他的手冊編纂工作，但幸好，他沒有邀我協助有關《大記錄》(*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即《史記》)的翻譯計劃，雖則他曾數次來德國與其他德國學者合作。他甚至在1999年來波恩大學待了幾個月。我說“幸好”的原因是，當我為他在中文版 *literati* 撰稿時，他並不滿意我的英文。有一次，他把一篇文章還給我，上面有著率直的按語：“這不是英文。”他總是要求我，一個不曾生活在英語國家而只會作為小孩學過五年課本英語的人，以等同美國學者的修辭能力表達自我。那過去是，現在還是，一個有膽識的挑戰！

雖然如此，彼爾的手冊一直在生命中為我護航，即便是二十幾年後的現在，它還是我完成《中國戲劇文學史》的大幫手。每當檢查它豐富的條目，我還是會發現自己聞所未聞的作者和作品。真奇妙！

在彼爾第一次離開“我的”柏林之後，我寄給他一本並不取悅於他的書。它的德文題目可譯作《男性幻想》。克勞斯·特維萊特(Klaus Theweleit, 1942-)所撰，1979年出版。就批判分析“男性思想世界裡的女性角色”而論，它曾經是且至今還是，一本開新紀元之書。那時候，我成了一名女性主義者，陷入生命中最深沉的危機。彼爾和我有許多機會見面。就如1990年，我們在台北一個翻譯研討會上遇見對方，就在那時，他帶我去他最喜歡的台北喝啤酒的地方。我們有沒有在某一晚長長的散步之後聆聽史丹·格治(Stan Getz, 1927-1991)的不朽名曲〈伊帕內瑪女孩〉(*The Girl from Ipanema*, 1963)？似有若無，但情調肯定對。

幾年後(1997), 彼爾又來柏林。我們約在格羅彼博物館(Gropius Museum)看一場展覽, 之後一起喝咖啡。那一回, 他把頭髮梳成馬尾, 我則剪短了過去的長髮。他邀我再去麥迪遜, 這次不是去和他一起跑步到市區, 而是為他在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上課。他承諾我會有雪, 以及在美麗湖泊滑雪的快樂。當我1998年2月來到, 湖上的冰正在融化, 以至我需要去彼爾家附近一處進行室內滑雪。即使如此, 我喜歡麥迪遜的冬天, 那裡有足夠的雪激發我的想像。彼爾是好主人。他多次邀請我過去分享他最愛扁豆和紅酒。他向我介紹萊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的建築風格, 那些建築在他的社區琳琅滿目。他甚至借我一粒足球, 好讓我在平時踢足球的星期六下午克服孤獨。那時, 我僅有的練習夥伴是正在融解的冰與雪, 以及那大學保安, 總在開車經過時告訴我, “大學場地不要玩球。”

就在這個時候, 我的詩歌風格急驟地轉變。我寫的詩變長了, 而頭一回, 甚至是敘述體。為甚麼? 我沒辦法解釋。也許比起在家裡, 那我作為人型機器多於安靜詩人的地方, 我在麥迪遜有更多時間尋思完美句子。此外, 我那時住在一間木屋, 在老櫻桃木製成的桌子上寫作。那是我創作生涯出現轉捩點的絕佳環境, 當然了。這也是我把其中一首關於麥迪遜的詩獻給彼爾的原因<sup>1)</sup>。我曾經在世界各地朗誦這首詩, 不單是我自己, 觀眾也很喜歡這首詩。

彼爾和我都是工作狂。他只在晚上吃扁豆喝紅酒時停止工作。而我? 生活就是工作而工作變成一生漫長的計劃。就如, 我向來為彼爾所翻譯的<sup>2)</sup>“任氏”故事(“Miss Ren”)著迷, 但我到現在還未解決約二十年前初次做公開講座發現的一個問題。我那時的演講主題正是那個傳奇(tale)。如果彼爾和我住在近1200年前的唐代中國, 我們會希望遇見那位年輕女人嗎? 然而, 從女性主義者的觀點, 應該先問過任氏, 她願不願意遇到我或彼爾而不是鄭六, 她的愛人。

1) 波恩大學教授

Wolfgang Kubin, *Das neue Lied von der alten Verzweiflung*(新離騷; Bonn: Weidle, 2000), p.78 „Madison aus der Luft und von der Erde“ (麥迪遜來自天與地)。

2) Y.W. Ma and Joseph S.M. Lau(eds.),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8), pp. 339-345. When quoting, I make use of Hanyu Pinyin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 II

〈任氏傳〉<sup>3)</sup>是沈既濟(750-800)寫於781年的作品。這是世界文學其中一個令男性讀者念念不忘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在750-752年間,描寫著—至少一開始會想成是—年輕學者與美女邂逅的典型。其實,這故事不止於此。許多年前,愛德華 H. 沙弗(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曾經在他的書《神女》(The Divine Woman, 1973)裡面,嘗試把過往的追問模式從《楚辭》引述到唐代中古傳奇。他論證先前“道士對一個女神的求索”在“傳奇故事”裡被“學者對一個猶存神聖世界徵象女人的尋求”取代。相對於前者追問模式的宿命,新的模式讓一樁邂逅成功發生,雖然那時光並不長。古代的憂鬱(melancholy, *tristitia*)氣質於焉自僧人轉移到學人身上,就某些方面,甚至是轉到聽者或讀者身上。沙弗只列水妖或河妖為年輕男人的可能伴侶,但我認為任氏的本性—狐仙—唐敘事當中次多顯現的神聖,也可看做超自然的體現。這樣的話,這篇注重“奇”的短篇故事可能應該被理解成確實發生過的“遇見神聖”世俗版本。

這個代表中世紀敘事體的故事具有雙重衝突,通過任氏的死亡解決。才子佳人,美女與學人,是男女之間對應的象徵,褻瀆(profane)與神聖,理(reason)與妖。因而,才的特性不應被減至“才華”。它體現一種先是通過(儒家)教育獲得,繼而通過京城科舉考試,在高官的檢定之下高中的社會價值。同樣的脈絡下,佳的特性不只意謂“美麗”。美屬於神聖的領域,不論是被形容成來自天上(天人)的任氏,或是在他們邂逅時認出她是神女(天女,仙女,聖女)的學人。即使有認為這些是當時對名妓委婉稱呼的說法,這並沒有解答這些詞最初被使用的原由。而其他如那些在西方的文化,不曾使用這些表達方式。何況,這不會幫助讀者了解,為何學人初見她的時候,既神魂顛倒又驚駭<sup>4)</sup>,以及,他怎樣認出她非人世所有。

雖然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並不互相排除,他們之間有一道裂縫。相反於男主角輕易可進入任氏的現實且待下去,她卻很難進去世俗世界,也就是社會。而當她被男

3) 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香港:中華書局,1965年),頁43-48。

4) This is typical for the ancient European model of *fascinans* and *tremendum*, too!

主角強制，以致不得已，遂行，也就被男性秩序的力量扼殺——在這案例中，由了解其本形為狐的犬類代表。

### III

讓我們進入細節。故事的第一行讀到：“任氏，女妖也”。妖這個角色實指一個超自然存在，根據當時的想法，是對男人有害的，這在〈傷人〉裡也有提到。故事的最後，形容任氏的一行句子在她死後透露。但這一次，不是敘述者對讀者說的，反而是她的愛人，當然是鄭六，對他的朋友韋崱說明她不幸的來歷：“非人”。我們的結論是，如果她是人，就不會為蒼犬撕裂。然而，如果她是人，鄭六就不會在初見之時絲毫注意到她。雖然貧窮且仰賴岳家過活，他在某些方面雷同他的朋友韋崱——一個好女性美的武人，如同他好酒一般。雖然鄭六已有家室且喜好聲色，他是性情中人。那麼，他們在長安道上初遇對方那一刻，發生了甚麼事？

...Zheng turned south on his donkey into the northern gate of the Peace Prevailing Quarter.... There Zheng happened upon three women walking in the street [xing yu dao zhong 行于道中]. Among them was one dressed in white [baiyi 白衣] and of enchanting beauty [shuli 姝麗]. When Zheng saw her, he was delightfully surprised [jinyue 驚悅] and whipped his donkey up alongside them, staying a bit behind or in front, wanting to dally with her but not daring to.<sup>5)</sup>

任氏為何行於道中，她為何身穿白衣？讀者隨即發現她從事“倡優行業”。她沿路行走，或許希望有客人。更重要的是，她也有真實情性。白色在唐代文學預表喪事；真愛與死亡在世界文學是分不開的。白色在我們的故事裡具有兩項功能。它可以定義她真實的存在，即屬於下界的現實，它也預告她的命運，即命定死於此界——人的世

5) 原文作：…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譯註)

界，一旦她非自願涉入。在這方面，很重要的，鄭六只能在她的世界見她，且總是返回他的妻室。

戀人的初會被描寫得不無幽默。我們不能在此詳述卻務必設問：彼爾的翻譯裡，為何那年輕人初遇任氏見之“delightfully surprised”(驚悅)？我選擇把驚理解作“驚駭”(frightened, *tremendum*)。為甚麼？事實上，如果我們可以相信辭典的話，看來沈既濟是使用驚悅雙取表達法第一人，這也符合美對觀者產生驚怖的理論，如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 1926)曾說的：“任何美都是可怖的”。為何可怖，而為何，在鄭六的情況中，同時也是可悅的？女性美是異於男性的那個世界的部份，保有男性失落的一切：神話的(the mythic)神性的(the divine)神聖的(the holy)聖潔的(the sacred<sup>6</sup>)。因此，鄭六“步從”是相當自然的，雖則他起先是騎在驢子上。他似乎知道，若要美好的事情發生，他應該下來。由於時候已是晚上，跟隨她意味追隨她進入黑暗。當然，根據西方敘述理論，黑暗是，一個門檻兼天底的象徵。對他而言，則是一條從光到暗的通道，從男性秩序進入女性秩序，從俗世進入聖杯。他意識到這一點嗎？他有；否則他寧行不騎是沒有意義的。

鄭六和任氏夜裡做了甚麼，讀者不得而知，但按照男性幻想之律，應該是和他可在“法律上的妻”雙臂裡享受的不同。次日早晨，當鄭六向一戶餅家問起前夜住宿的大宅，他視為真實的一切即被解構。他發現那是一座狐仙誘惑男人的廢墟。讀者可能好奇為何他不問她在先，而問一個路上的陌生人(胡人)在後。我們必須假設他有一些預感但不想去在意；他想進入一個必須通過一位超自然女人才能進入的世界。他要的是一個異者，他者。從這方面來看，他應該被讚賞！

看來真的奇怪，他們沒有在分開後約定甚麼時候再見，而須倚靠機緣再次幽會(*tête à tête*)。她是否要考驗他？他是否需要時間思考他的冒險？他們再度見面了，在一間具象徵意義的店。那是一間服裝店。我們被告知的唯一一件事，那讓任氏有異於人的事實是，她只穿成衣，從不允許裁縫觸碰她。對此我們應該如何理解？

敘述者和讀者都沒有線索。

西方敘述理論用拉丁術語諸如逾越(*transgressus*) 與入迷(*fascinans*) 形容英

6) 源自拉丁字sacrare, 分別為聖的淨化的奉獻的犧牲的。(譯註)

雄的旅程。鄭六必須逾越這個世界以洞悉他著迷的另一個世界。他究竟迷戀甚麼？我們只得知他被她的美施了巫術。然而，讀者知道她的“本性”。那是獸的性情。根據德國倫理學家漢斯·彼德·杜爾(Hans Peter Duerr, 1943- )，在他命名做夢時代的那時期，人獸曾經屬於同一個世界。這是在文明剝奪人的自然本性之前。因此，這些唐代故事裡愛上“神女”的男人都參加那些最難的考試，並且被迫離京到偏遠地方上任。鄭六也一樣，他別無選擇去到絲綢之路的盡頭當官。他花了十天到馬嵬，中國有名的妾，楊貴妃(719-756)，在756年賜死玄宗(685-762)面前的地方。我們無法在這裡討論故事所有的歷史含義，除了一條線索，——馬嵬的野外與長安正好相反。在這裡，任氏再沒有可能把她真正的屬性隱藏於衣下，亦即她不從屬的文明部份。一旦為犬類所察覺，她嘗試以自己的本形光著裸體脫逃，遂分裂而成希臘哲學所謂本質與現象。然而，為何是這樣呢？敘述者歌頌了任氏的忠貞，同時批判鄭六：

Ah, the principles of man can be found in the emotions of supernatural beings! To be accosted and not lose one's purity, to follow one man until death-- even among the women of today there are those who could not measure up to this. Unfortunately, Zheng was not a very sensitive man. He only enjoyed Ren's beauty and never Fathomed her character [qingxing 情性]. Had he been a man of truly deep understanding, he might have twisted the strands of fate [bianhua zhi li 變化之理], investigated the limits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s [shen ren zhi ji 神人之際], and written it all up beautifully to transmit his more abstruse feelings, rather than just surfeiting himself with her manners and appearance. What a pity!<sup>7)</sup>

這是更為理解女人的一個男人，在批判另一個男人！這相當奇妙，不只在唐代，也在今天。

7) 原文作：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于賞玩風態而已。惜哉！（譯註）

作為唐代胡人的彼爾和我，會想要結識任氏嗎？也許，我們情願在這位長安女孩走過的時候，純粹發出一聲驚奇的“啊！”。因為我們都知道，故事的信息是，女孩所到之處的那些男人，是否黯然神傷。

## 參考文獻

- Bauer, Wolfgang, and Herbert Franke(tr.). *Die goldene Truhe: 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 Munich: Hanser, 1959.
- Chang, H.C. *Chinese Literature*, vol. 3.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26.
- Chang, Han-liang: "Towards a Structural Generic Theory of T'ang Ch'uan-ch'i", in John L. Deeny (ed.),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and Strateg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5-49.
- Dale, Hales R. "Dreams and the Daemon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hort Stories",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ed.),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1-88.
- Duerr, Hans Peter. *Traumzeit. Über die Grenze zwischen Wildnis und Zivilisation*. Frankfurt a.M.: Syndikat, 4th edition, 1979.
- Eberhard, Wolfram. *Die chinesische Novelle des 17.-19. Jahrhundert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Ascona: Artibus Asiae, 1948.
- Hightower, James Robert.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III)*, pp. 76-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Kao, Karl S.Y. *Classical Chinese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the Fantastic: Selections from the Third to the Ten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nechtges, David R. "Dream Adventure Stories in Europe and T'ang China", in *Tamkang Review* 4.2 (1973): 101-119.
- Kubin, Wolfgang. *Das neue Lied von der alten Verzweiflung. Gedichte*. Bonn: Weidle, 2000.

- Liu, James J.Y. *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1979, pp. 50-58.
- Ma, Y.W. "Fact and Fantasy in T'ang Tales", in CLEAR 2/2 (July 1980):167-181.
- Ma, Y.W. and Joseph S.M. Lau (eds.).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39-345.
- Monschen, Ylva. *Der Zauber der Fuchsfee. Entstehung und Wandel eines „Femme-fatale“ - Motivs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Frankfurt a.M.: Haag - Herchen, 1988.
- Nienhauser, William H. "A Structural Reading of the *Chuan* in the *Wen-yüan ying-hu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VI/3 (1977):443-456.
- Nienhauser, William H.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Fictio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Society of Late Ninth-Century China", in Winston L.Y. Yang & Curtis P. Adkins (eds.),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16.
- Schafer, Edward H. *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Thomasen, Christian W., and Jens Malte Fischer (eds.), *Phantastik in Literatur und Kuns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80.
- 汪辟疆(校錄), *唐人小說*. 香港: 中華書局, 1965年, 頁43-48.

<Abstract>

## The Girl of Ipanama Walks

Wolfgang Kubin

This essay starts from a personal anecdote with Bill Nienhauser, followed b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hen Jiji's *The Tale of Lady Ren* by briefing comparing with Edward H. Schafer's *The Divine Woman* as well as the medieval narrative story. Although the world of men and women is not mutually exclusive, they have a crack. Male protagonist can enter the world of Lady Ren with ease whereas it is difficult for females to enter the secular world. The implicit connotation of Lady Ren's white clothes is also examined, which it is associated with funeral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irst date of lovers is then analyzed with the motif of the mythic, divine, holy and sacred, alongside Western narrative theory and Hans Peter Duerr's concept of ethics.

Key Words : Girl, RenIn, 马汉茂Helmut, Martin 顾彬 Kubin, Wolfgang